

俄罗斯生态文学论

目 录

序	1
前 言	1
导 论 文学与自然	1
上 篇 人与自然——俄罗斯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	20
第一章 普希金诗意生存方式的探索	33
一 文明与生存自由	35
二 自由的审美与困惑	39
三 探寻自由的本性	43
第二章 丘特切夫自然哲理诗的现实价值	50
一 诗艺大师	50
二 万物有灵	56
三 物我相融 天人合一	62
第三章 屠格涅夫笔下少女形象的自然美	71
一 崇高的自然美	72
二 朦胧的自然美	74
三 自然美的源和质	76
第四章 托尔斯泰回归自然之径的探索	82
一 原始的生态美	83

二	诗意的人生	86
三	自然审美的超越	90
第五章	库普林理想人格的呼唤	95
一	自然人格的赞颂	96
二	自然人格的悲剧	100
三	理想人格: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103
下 篇	20 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生态文学	106
第一章	叶赛宁的自然哲理思想	138
一	来自乡村的“先知”	138
二	大自然——“我的天堂”	142
三	古老的根源	149
第二章	普里什文的生态思想	156
一	大自然的弥撒	156
二	亲情的关照	161
三	心灵的映照	166
第三章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森林美学观”	171
一	林中浪漫的情怀	173
二	“古典的森林”美	178
三	森林之爱	184
第四章	列昂诺夫的森林生态观	189
一	保护森林的“宣言书”	189
二	“森林之战”	192
三	“森林哲学”	199

第五章	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态意识	205
一	生命的感悟	206
二	生存的伦理原则	213
三	自然与人性的思考	220
第六章	拉斯普京的家园之虑	226
一	大地母亲——美德的源泉	227
二	“记忆”与精神	236
三	环境与心灵	244
四	信仰回归——生命的家园	251
第七章	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思想	254
一	人性与生态悲剧	255
二	生态伦理与生态悲剧	268
三	人道主义与生态良心	274
第八章	特罗耶波尔斯基的比姆之歌	284
一	比姆的赞歌	285
二	善恶之剖析	290
三	比姆的挽歌	296
	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 记	309

出版说明

出版外国文学评论著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传统。为在新的形势下发扬传统、与时俱进,我们推出“阿波罗文丛”,希望满足读者进一步了解外国文学发展规律和外国作家创作经验的需要,并企望在目前文论著作出版相对困难的市场情况下,为我国中青年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便于他们的研究成果问世的平台。阿波罗在希腊神话中,既是主管青春、光明和真理的太阳神,又是主管诗歌、音乐和预言的文学艺术守护神。以他的名字为“丛书”命名,只是表明我们惟愿通过完成自己的任务,与读者和作者一起,共同领受这位天神催促万物发育成长的光照而已。至于我们工作中的疏忽与不足,诚恳希望热心的专家学者随时不吝匡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2年12月

序

刘文飞

自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提出“Ecology”的概念以来,生态学逐渐成了自然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自加拿大作家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4)发表以来,“生态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渐成气候,所谓的“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等很快就成了文艺学中最时尚的词汇。不过长期以来,我们还是认为,“生态文学”只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的“专利”,如今渗透进我国文学中的“生态批评”观念也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西方文学的舶来品,在与欧美文学长期隔阂的俄罗斯文学中是否也存在着生态文学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相信许多人是抱有疑问的。然而,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由杨素梅和闫吉青两位女士撰写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一书,却构成了关于上述问题的一个最好回答。

俄罗斯人的“生态意识”,大约觉醒得比我们要早。上个世纪80年代末,正在莫斯科访学的我和几位友人一同去莫斯科东北角一处叫“银松林”的湖区游泳,我们在岸边看到一块牌子,上面用红字写着“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ЗОНА”这两个单词,自认为俄语水平还可以,其中还有几位大学俄语教师的我们,竟无一人能破解这个牌子的含义,不是不识字,而是弄不明白这“生态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个连今天中国的小学生们也都清楚的“生态保护区”概

念,对于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而言却是那么的陌生,而当时的俄罗斯人,却已经把“生态保护区”的牌子竖立在了城市和乡村的许多地方。

在俄罗斯文学中,俄罗斯人面对自然的“生态意识”似乎觉醒得更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俄罗斯文学史,就是俄国人亲近自然、体味自然、再现自然的历史,“人与自然”的母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每一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几乎都是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和画家。本书的两位作者正是从这一母题的角度出发,对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做了一番回望,并从中挑出普希金的“诗意生存方式”、丘特切夫的“自然哲理诗”、屠格涅夫笔下少女形象的“自然美”、托尔斯泰的“回归自然”方式和库普林对“理想人格”的呼唤等论题进行论述,对 19 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关于客观和主观两种“自然”(即“山水”和“人性”)的观照方式做了别致的解读。如果说,这样的探讨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性质的话,那么,在题为《20 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生态文学》中,两位作者的关注就更多地集中于乡村、森林、家园、环境保护、生态伦理等具体的生态文学论题,对叶赛宁乡村诗歌中的自然哲理思想、普里什文的“生态思想”、巴乌斯托夫斯基和列昂诺夫的“森林美学”、阿斯塔菲耶夫和拉斯普京等西伯利亚作家创作中的“家园意识”等做了细致的分析,以点带面,给出了一幅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生态文学的较为完整画面,使我们对生态文学范畴内的俄罗斯文学有了一个概括的印象。

读完这部著作,再将阅读时的体会与自己脑海中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斑斓印象做一番比对,笔者陆续产生了关于俄罗斯生态文学的这样几点感触:

首先,这是一种“道德的”生态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一种极富使命感和道德感的文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

作家中间有着最为典型的体现,俄罗斯作家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时,首先是把它当成一个道德问题来看待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人笔下的高加索,不仅是作为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之归隐朝向的那种“自然”,同时还是与主人公的性格构成对比的一种独特的“场景”;而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小说中的草原和牧场,则往往是俄罗斯人纯洁道德的陪衬或象征。在 20 世纪,“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被直接地处理为一种道德伦理问题,从世纪初的“新农民诗人”对“农民天堂”及其独特精神价值的捍卫,到 60、70 年代“农村散文”对脱离“土壤”者的道德沦丧现象的抨击,从所谓的“普里什文流派”对俄罗斯自然及其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发掘,到以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为代表的“西伯利亚作家群”对作为民族之根的家园和故土的坚守,均莫不如此。也就是说,俄罗斯作家总是将自然问题、生态问题与人的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联系起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面对自然究竟持何种态度,这往往就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标尺;处在对自然极度依恋关系中的人,其精神世界就“天然地”是健康的,纯洁的。对道德问题的多分关注,使俄罗斯生态文学自身的特色反而显得不那么醒目了,这是俄罗斯文学中过于强大的道德传统影响,甚至左右其他文学因素的一个例证,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在俄罗斯文化中存在着某种“文学中心主义”现象,而在俄罗斯文学自身之中,也存在着某种“道德文学中心主义”的现象。

其次,这是一种“亲情的”生态文学。被称为“俄罗斯生态文学之父”的普里什文,提出过一个“亲人般的关注”(родств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概念,将对自然的亲善态度、与自然的亲缘关系视为“一种行为方式”,视为“心灵和反映对象的融合”。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的确是俄罗斯人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体现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俄罗斯的人口比中国河南一省的人口多不了多

少,而国土面积却为世界第一,地广人稀,使得人与自然相对而言有了更多彼此单独面对的机会;在俄罗斯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有着近九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森林的面积几乎等同于中国的国土总面积!作为一个“森林民族”的俄罗斯人,有着面对自然的与生俱来的神秘和虔敬(顺便提一句,“森林”主题成为俄罗斯生态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绝非偶然)。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是基督教家庭中相对迟到的一员,与其他基督教民族相比,俄罗斯人的宗教感情中似乎包含着较多的原始自然崇拜和多神教的元素,土地崇拜、水崇拜、树崇拜、雷神崇拜等现象不仅渗透进了俄国东正教,而且也在文学艺术中获得了具体的、形象的体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屡见不鲜的“母亲大地”、“母亲河”、“自然圣母”等形象,都是俄罗斯人依恋自然之情结的自然流露。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俄罗斯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天然的亲近感。

对于自然,对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的物体,俄罗斯作家们都是一往情深的。比如说对动物,我们可以举俄罗斯文学中“狗”的形象为例:屠格涅夫的《木木》、叶赛宁的《狗之歌》中那些无辜受到迫害的狗,实际上是不公平社会中小人物之命运的另一象征;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中的狗,则扮演着人类忠诚朋友的传统角色。高尔基在听了叶赛宁朗诵的《狗之歌》之后,称叶赛宁是“大自然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原野上无尽的悲哀,表达对一切动物的爱和慈悲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其实,对动物饱含深情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都可以被称为这样的“器官”。我想,若是有人以《俄罗斯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为题写一本书,一定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写出很多感人的章节来。本书中引用的阿斯塔菲耶夫的一段文字,就具有这样的感染力。一向喜欢钓鱼的阿斯塔菲耶夫,一日竟忽生感慨:

“鱼儿会哭泣吗？谁又能知道呢？它在水里本是湿的，即使哭泣也看不出来，而且它又不会叫喊。要是会叫喊的话，整条叶尼塞河，而且何止是叶尼塞河，所有的河流和大海岂不都要吼声如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也有过“水中鱼儿的眼泪无人能看见”的感慨，这句话很小资的话曾在我国广为流行。我们不能断定村上的这句话就来自阿斯塔菲耶夫，但是我们能断定，村上的话中显然没有阿斯塔菲耶夫的话中所含有的“生态思想”。

在谈到俄罗斯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时，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俄罗斯文学中颇为“发达”的“渔猎文学”现象。许多俄罗斯作家和诗人都是好猎人，如谢·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里什文等等，这使得有人从当代的环境保护立场出发，置疑这些俄国作家的自然观。对于这个问题，普里什文的解释似乎有几分道理，在他看来，正是在打猎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俄国人与西欧人在面对自然时的不同态度，西欧人将打猎当成一项运动，一种消遣，而在俄罗斯，“狩猎就被视为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而在民众间，狩猎就是对自然的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众人皆能获得的生活欢乐的诗歌。我非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我的狩猎中会产生出我们不可或缺的保护自然的事业”。狩猎居然是爱自然，保护自然，这在逻辑上似乎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在并不存在物种灭绝之危险的当时当地，打猎还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接近自然、认识自然的方式的，老虎捕食兔子，但并没有人认为老虎不环保。更何况，普里什文等人称其狩猎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在森林维持生命的口粮，二是为博物馆采集标本；更何况，即便这样，托尔斯泰、普里什文等人后来也都纷纷放弃了狩猎。

俄罗斯作家对生物的关切不止于动物，还包括植物，甚至是普通的物。再以普里什文为例，他将自然视为“伟大的家”，在自然万物之前都敢于冠以代词“我的”，对大自然中的每一种动物、每一种

植物、每一件东西、每一个现象和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温情，他能在一朵小花的开放中发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他甚至能感受到“沼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能听到海边那块心形礁石在海浪的呼唤下产生的“心跳”。本书所引的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的一个场面，也是相当感人的：在告别即将没入水库之中的老屋时，女主人公纳斯塔霞像诀别老友一样对着房子不住地絮叨，看着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的老屋，她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把已经摘下的窗帘又重新挂好，拿出旧的粗地毯在门口按原样铺好，还在临走之前最后一次生了炉子，她要让房子暖暖和和地留下来。这是女主人公对故土的不舍，它同时也折射出了拉斯普京等其他俄罗斯作家面对作为生存环境和精神归宿的俄罗斯自然的深深依恋。

最后，这又是一种“综合的”生态文学。俄语中的“自然”（природа）一词，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即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作为人的天性的“自然”，这个俄文词由前置词“在什么……时候”（при）加名词“出生”（род）构成，意为某种“生来具有的性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自然”，可能的确不单单是土地山川，森林湖海，而且还包括被意识到了的自然、被改造的自然、人本身的自然等等。“自然”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也就决定了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俄罗斯生态文学所具有的多重维度。如前所述，俄罗斯作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观照，往往是与对人的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的，道德主题和自然主题的相遇，使得俄罗斯的生态文学有可能与更多的文化领域如哲学、宗教、伦理、社会学等等产生交叉和渗透，其结果，我们在俄罗斯文学中似乎找不到很多狭义的、“纯粹的”生态文学作品，而多为各种主题相互结合的“泛生态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一直被视为“生活教科书”，而作为人生指南的文学，自然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应该说，从

普里什文(1873—1954)的创作开始,俄罗斯就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是直到如今,俄罗斯的生态文学似乎仍未被纳入整个西方生态文学的系统之中,其原因大约主要就在于它在内容和风格上的“泛化”。“综合的”生态文学的存在,也许是因为,俄罗斯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相比较而言还不十分严峻,尽管他们经受过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他们把母亲河伏尔加弄成了“一连串的沼泽”;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俄罗斯人对自然所持的独特态度,对自然怀有虔诚之心、持有平等态度的他们,似乎并不习惯像当今那些环保人士、自然之友、绿党成员和动物保护者们那样,对自然予以居高临下的呵护,将自己的生态立场当做一种肩负使命感的赐予。

该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的教师,从2000年起,她俩就承担了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项目“俄罗斯文学生态学研究”,之后,她们又承担了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俄罗斯生态文学研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她俩携手专攻俄罗斯生态文学,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广泛阅读,潜心研究,刻苦写作,终于拿出了这本专著,数年的艰辛换来了喜人的收获,我在这里谨向她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本书是她俩写作的第一本书,也似乎是国内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俄罗斯生态文学的第一部著作,因此,它对俄罗斯生态文学的研究就很难是面面俱到的,滴水不漏的。通读全书之后,我感觉到,在俄罗斯生态文学的研究领域,似乎还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开掘:首先,是俄罗斯生态文学所独具的风格特征问题,也就是说,在世界生态文学之林中,俄罗斯文学显得与众不同的美学特征究竟有哪些。其次,在关于俄罗斯生态文学历史的整体回顾中,在关于相关作家或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如何使生态批评的手法得到更广泛、更具体的运用,也就是说,如何让最新的文艺学理论与

作为历史的文学现象这两者更自然地相互渗透,更有机地相互融合。最后,是对俄罗斯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和理论的跟踪,生态批评毕竟是文艺学中的一个新思潮,它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最新进展似乎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比如有俄罗斯学者最近提出的“生态后现代主义”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能得到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们更加深入的思考,那么,这也就恰好凸显了此书在当下面世的价值和意义。

2006年7月

前 言

20 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失去平衡、植被遭到破坏、大气受到严重污染、野生动物急剧减少、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在文艺界,也逐渐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生态文艺潮”,生态文学是其重要的一支。生态文学从生态学的角度通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传统的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视与探讨,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以生态预警的手法培养人们的生态责任、生态良心,以精神和道德为基础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新法则、新内涵。生态文学家面对人类严峻的生态危机,深入思考人—自然—文明三位一体的和谐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科技主义、物质主义进行解构和颠覆,通过对人类的生态悲剧、精神悲剧的描写,向人类敲响警钟,增强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文学打开了大自然丰富多彩的宝库,培养了人们热爱大自然的的感情,对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世界观,唤醒人们的生态良心起了积极作用。

俄罗斯生态文学属于这股潮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伟大的作家——生态学家米·普里什文以其对大自然亲情般的关照被称为“大自然的弥撒”、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先驱。富有责任心的作家列昂诺夫创作的《俄罗斯森林》犹如保护大自然的宣言书,揭开了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序幕。继《俄罗斯森林》之后,一系列保护大

自然、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经典之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问世,并不断地深化了这个主题,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及《断头台》、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及《火灾》、瓦西里耶夫的《不要射击白天鹅》、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雷特海乌的《大鲸离去》等。这些具有时代感和责任心的文学巨匠们或从人对自然态度的内在道德含义,或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定位,或从如何实现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等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队伍。

与生态文学相比,生态批评显得比较滞后一些。生态批评从生态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一是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二是发掘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三是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学的概念,构建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主题进行研究。生态批评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明,进行生态文明的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探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其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唤起人们的生态良心。生态批评者站在自然的立场,从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观念出发,为人类自身的自然意识的觉醒,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努力。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已经对俄罗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主题给予关注,如阿·费·拉普钦科分别于 1985 年、1989 年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俄罗斯社会哲理小说中的人与土地》和《苏联七十至八十年代小说中的人与自然》;1985 年斯·阿·利

平的《大自然视野中的人》；1987年扎雷金的关于文学与自然的随笔《评论》、《文学与现代》等；1980年柳·米·莎塔洛娃的《当代苏联小说中的人与自然》等。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已对俄罗斯生态文学给予关注，如《苏联文学》（现为《俄罗斯文艺》）1992年第2期刊出了苏联生态文学专刊。裴家勤的《苏联生态文学》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关注俄罗斯生态文学的文章，近年来，虽已有一些学者著文评论俄罗斯文学中人与自然的主题，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俄罗斯国内生态批评理论的介绍更是甚少。

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感召下，我国许多学者也参与到生态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来，有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者：刘先平、高行健、郑义、马军、徐刚、沙青、韩韩、山岱等；有从事生态批评的评论者和生态文艺学理论建构者：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张皓等；有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者：王诺、赵白生、宋丽丽等；还有一大批对经典名著文本的解读者和批评者，挖掘作品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

21世纪被认为是一个“生态诗学”的世纪。在人类迈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文学、生态批评越来越受到关注，很快成为一种显学。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线，深入挖掘文学文化的生态内涵，凸现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多视角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建构生态诗学体系。生态批评有助于推动社会对生态危机的重视和关心，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